

原文刊載於 《藝術與設計 2013 年 6 期》

從姚瑞中作品看集群現身的時代
Yao Ruizhong's Art and the Age of Multitude

文/方敘潔Janet Fang 圖片提供/姚瑞中Yao Ruizhong

前言

姚瑞中以一領多（學生）協力創作的狀態，恰巧呼應了集群的核心意義：在一個社會中的多。多樣、多元、多面，集群的每一個體與大眾或群眾都不同，集群擁有各自的面貌、意見立場、歧異與特殊性，這才構成繁星點點的社會。



Jian-Cheng Circle (Taipei Circle), Taipei City
Completed in 2002
About NT\$ 200,000,000 (US\$6,666,666)
2010©CHANG Juo-Yu & TSENG Shin-Yi

由集群基金會（Multitude Foundation）、中國武漢藝術總站（WH.A.T.）和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共同舉辦的第一屆集群藝術獎（Multitude Art Prize）近日揭曉，得獎作品于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公開展覽至六月中旬。這一獎項針對包括東亞、東南亞和中亞，以及土耳其以東境內的藝術家開放徵件，並且廣邀來自土耳其、菲律賓、巴勒斯坦、印度等地的八位當代藝術策展人擔任評委，建立起亞洲間跨國當代藝術交流平臺。首屆得獎名單也因此極具代表意義，在今年決選出的5組得獎者中，包括來自菲律賓的阿爾弗雷德 & 伊莎貝爾·阿奎禮贊（Alfredo & Isabel Aquilizan）藝術小組、土耳其Ha Za Vu Zu藝術小組、來自印度的Raqs媒體集團、韓國藝術家文敬媛 & 全浚皓，以及來自臺灣的藝術家姚瑞中。

當廢墟化身審視社會的視角

臺灣藝術家姚瑞中此次參選作品中，以將廢墟作為主題的《海市蜃樓》最廣受矚目。在姚瑞中的作品及出版書籍中，廢墟是自早期聯貫至今的創作主題，包括2002年出版的《所有的一切都將成為未來的廢墟》就已集結自1996年起拍攝的臺灣各地廢墟共327件影像作品，而2004年的作品《臺灣廢墟迷走》一方面呈現廢墟獨特的視覺美感，同時也探討了臺灣自身廢墟化的社會氛圍。姚瑞中對於廢墟的凝視，一直以來都不僅是單純的視覺美學式，而是揉合著對於廢墟背後所透露出的社會政策及資源分配現狀的關注，這樣的觀點逐年越見明顯。在2007年《廢島－臺灣離島廢墟浪遊》一書中，隨著足跡踏及臺灣眾離島，無論是曾為軍事要塞而如今荒煙漫草一片的廢棄軍營，或金門碉堡藝術節後再度沉寂的碉堡、抑或是成為核廢料儲存地的蘭嶼，都可見姚瑞中藉廢墟為出發點，持續省思政治社會現狀的藝術態度。

而這一次獲獎並展出的作品《海市蜃樓》，其實是姚瑞中從藝術家一個人獨立創作，轉為與集體共同創作的首件藝術作品。自2010年三月到九月期間，姚瑞中帶領著臺北藝術大學及師範大學美術系共50多名學生，讓每一位學生都親自搜集一項由政府出資最後卻淪為廢墟的閒置公共設施，並且親身抵達現場，以拍照的方式見證並建立檔案。

探索集群的面貌

透過姚瑞中與50多位學生共同具名完成的《海市蜃樓》，我們似乎很容易因為參與人數的眾多，而聯想到獎項主題“集群”兩字。然而，“集群”到底代表著什麼？在藝術的世界中，可能至少有三種想像的狀態。其一是，幾位藝術家聯合創作或展出，除了組織內部能相互支援外，對外通常帶有為了提升某一特定議題或地區能見度的考慮，例如：威尼斯雙年展的主題館或國家館；第二種則是一位元藝術家之作品形式的多樣，呈現出集群各自表述的樣貌；第三種狀態，即一位元藝術家帶領一群人合力創作，臺灣藝術家林明弘去

年在上海外灘美術館舉辦的“樣板屋”展覽，邀請了工人、音樂創作者、建築師等共同合作，就是一例。

為了讓集群的概念更加清晰，在此也將容易與之相混淆的“大眾”(mass)與“群眾”(crowd)提出，以作出區別。大眾一詞，最常見於傳播理論，被視為是一群面孔模糊的集合體，大眾的行為往往是單向接收遠大於表達，例如“大眾消費”(mass consumption)、“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都帶有此類意味。而群眾雖也是複數名詞，但彷彿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既缺乏各自表述的動機也無從以單一認同而施展作為。

事實上，“集群”兩字其來有自，主要依據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耐格裏(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國》(Empire, 2000)和《大眾：帝國時代的戰爭與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4)而來。集群一詞，主要強調生命體各自無法測量、無法被簡化概括、各不相同的獨特表現性。集群是一複數名詞，它不僅存於哪一特定團體、階層或性別，且散佈於各個實體或虛擬的空間。哈特與耐格裏也提到，集群並不共同想像一個烏托邦。我們可以說，集群更願意思象的是一座歡迎自由人的城邦、一個不驅除藝術家的理想國。

回到此次姚瑞中獲得“集群藝術獎”，我們可以發現五組獲獎者中，包括了藝術小組、藝術集團以及雙人組合，唯有姚瑞中是以“單一”藝術家的身份獲獎。相較于其他獲獎者本身就是多數集合的狀態，姚瑞中以一領多(學生)協力創作的狀態，恰巧呼應了集群的核心意義：在一個社會中的多。多樣、多元、多面，集群的每一個體與大眾或群眾都不同，集群擁有各自的面貌、意見立場、歧異與特殊性，這才構成繁星點點的社會。

但集群社會並不是分散開來的各利益團體，而是同樣在一個內部交流甚至工作的社會機制，這種“一中之多”的構想，有點像是一神教裏的泛靈論、太陽系裏的星叢、專制政權裏的獨唱團、乃至於一個藝術家的團隊。但我們接著要問，這樣的一中之多，會不會就從此被一神、獨裁者或是藝術明星給同化或統一呢？這底下的多或是說諸眾，要如何在這種特殊的社會機制裏彰顯自身？

一與多的集群效應

首先，是集群政體如何有別於其他政體而能讓藝術介入政治的問題。政治不單只是代議或投票，那只是政治化程度的問題，而最重要的是自我代表與自我主張，而這一點在這個時代裏，藝術做到了更多。一如姚瑞中所說的，他在處理的是政治性的問題，也就是人和社會的問題。而他透過反諷的藝術視角，堅定地展現自己不被任何既定意識形態、刻板印象收編的態度，一路延續至他以廢墟為出發點，從被棄絕的社會外部反向彰顯社會內部癥結的獨特藝術觀點。

再者，在這一類集群藝術團體的範疇中，姚瑞中無疑是最特殊的，因為他是僅有的以個人名義獲獎者，那麼更尖銳的問題是：他的團隊都跑去哪兒了？而這些人如何在一位藝術家的架構中建立出一中之多？

《海市蜃樓》原本是姚瑞中一人進行的計畫，在考慮到設定於臺灣大選前完成的時效性，徵詢授課學生的參與意願後，他組成了創作團隊的基調。但每位元學生並不因此隱身檔案之後，一一具名是展現各自主體的第一步。另外，即使姚瑞中為使檔資料成為“中性圖鑒”（讓資料自行呈現問題，而非訴諸情緒性字句），在《海市蜃樓：臺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檔案書中，文字陳述語氣、資料列舉架構、拍攝圖像基本要素都事先制定為統一格式，但在建檔完成後訪問36位學生的紀錄片中，可以發現不少學生在採集檔資料時，其實有另外以聲音、影像等其他自由方式，開拓出自己的藝術構思和創作。此外，許多學生家長在專案過程中主動積極參與，彷彿投石入水、持續生波。這都顯示出姚瑞中《海市蜃樓》計畫與集群藝術的不謀而合之處。

集群藝術獎於此時的出現，當然不是一種偶然與巧合，而是代表著社會與個人、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同於以往的時代推進——既共振且彼此特異的磁場關係。我們因而重新審視、思索、反省現有的世界，並且在姚瑞中的藝術創作中，發掘出過去往往被忽略的集群特質。期待此次作品中分析出的新化學元素，未來持續作用，連綿至無限。